

于城市间田园的回望

□ 夏学杰

这本书为何叫“刺猬进村”呢？因为书中有一篇名为“刺猬进村”的散文。《刺猬进村》写的是村民与刺猬的故事。作者的村友三儿秋播时，播种机翻开了一个刺猬窝，跟在播种机后头的两位农友欢呼，说是要拿泥糊上烧了吃。三儿停机跳下地，见大刺猬已经被一位农友捧在手里，而三个粉嘟嘟的小刺猬还在草窠里迷迷瞪瞪哆嗦。三儿就问他们：“落忍吗？”那农友也就把母刺猬扔回了草窠里。三儿说，刺猬三季基本上生活在田野里，冬初，会在某个月黑夜，成群成队地进村。刺猬不能像八哥那样学人说话，却专会模仿老头咳嗽。古时候有个青年，他爹病了，咳嗽得厉害，他妈让他去买药，他揣着银子出去，就有坏小子勾引他去赌博，可是在赌博的地方，总听见老人咳嗽，他就坐不住，去买药了。

所以，在他们那一带，刺猬又有个“孝子

催”的绰号。这有点瞎话的味道，真真假假之间，是作者对古朴人情的怀想，文字间亦有对下一辈人的唠叨。

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岁月不饶人，几十年后一回首，早已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。几年前，作者赴过一次“坛”上的饭局，席间一位正红紫的人士听到有人提到一位老同行，绝无恶意，很自然地说：“他还写个什么呀，别写啦，别写啦！”刘心武写道：当时我虽面不改色，心中着实一痛，真有“兔死狐悲”“唇亡齿寒”的感觉。

虽说刘心武写的是别人，又何尝不是自勉呢。

本书没有什么宏大的故事，但我们并不知道的地命的暖意、生存的空间、底层的悲欢、羁绊的忧烦和心灵的张望。不过，田园，只是城里人的他乡；过去乡土社会的温情，恐

怕亦大多是当下之想象。田园再纯美，过去再简单率真，也载不动如今的许多愁。更何况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，有些看不惯，恐怕已流于多管闲事，不大适宜了。一位妙龄少女因事去拜访他，少女涂着淡蓝眼影、灰晶唇膏的面容，让他倍感别扭。刘忍不住说：“像你这样的打扮，是为了俏，还是为了‘酷’？你为什么就非得让时尚裹挟着走呢？”少女的回答颇有些诗意，微笑着说：“时尚是风。无论迎风还是逆风，人总免不了在风中生活。”

刘心武幽默地写道：少女告辞而去，剩下我独自倚在沙发上出神。本想“三娘教子”，没想到却成了“子教三娘”。

《刺猬进村》
刘心武 著
东方出版中心

新书导读



《北游记：苏禄王传》
杨义堂 著
作家出版社

该书以史为据，展现一段中华盛世、万国朝宗的历史。故事以瑰丽迷人的异域风情为背景，以一位悲剧式英雄波澜的一生为主线，讲述了一段万邦来仪的大明史诗。



《活着回来的男人》
[日] 小熊英二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该书以个人视角和亲身经历回应了“战争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”以及“战后的和平意识是如何形成的”等社会性的议题，不仅是单一人物的生命轨迹，也融入了法制史与经济史的视角。



《牙医谋杀案》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新星出版社

大侦探波洛在前往莫利医生的诊所作牙科检查时，他的自信心一度降到了零。没料到，数小时后莫利医生在诊室里自杀身亡。为何一名牙医会在一个繁忙的工作日里选择自杀？



本书修订版中除了真实再现成龙61年的人生轨迹，更首次公开披露了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背后的心理历程。正如成龙所说，在这本书里有“我的平凡，我的遗憾，我的脆弱。”

这时候我看见林青霞在哭，张曼玉在哭，我的经理人、茶水、化妆师、服装师那些女孩子们都在哭，我很帅气地甩了一句：“有什么好哭的！”

说完转身到旁边，看到自己的手上全都是碎玻璃渣，皮都翻起来了。在现场简单地处理了一下，就已经到时间要接早班了，我上车让司机带我去洪金宝的片场继续拍《龙的心》，车一开动就睡着了。等到司机说“大哥，到了”，我醒过来，伸手开门，发现两只手不仅是肿的，而且在发抖，完全没有力气，连车门都打不开。这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当时有多紧张，整个人从爆发到透支，已经虚脱了。这个动作带给我的是两只手的二度烧伤、满脸的血和满身的碎玻璃胶玻璃渣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依然觉得很骄傲。我的很多特技动作都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经历。庆幸的是，我都做到了。它们被永远地记录在了胶片上。

《成龙：还没长大就老了》
成龙 朱墨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白银帝国

□ 崔琦

《白银帝国》，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，从经济史窥千年历史风云，从白银命运解东西转折分流。

货币是一国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大转轮。白银作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之一，在中国宋元以降直至近代、时间跨度近1000年的中国货币史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。自16世纪40年代起，中国以白银为媒介参与创建世界市场，开始向“白银帝国”演变，并创造了繁荣盛世；而18—19世纪，西方过渡到金本位并逐渐孕育出现代金融体系时，中国仍然固守银本位，“白银帝国”逐渐走向末路。

《白银帝国》正是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考察，分析中国社会兴衰存亡背后那条连绵不绝的银线。从白银货币化到银本位，从纸币的失败到中国对白银的依赖，从中国参与创建世界市场到受制于西方经济体系，本书梳理了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。此外，作者将更多目光投向了 中国早于西方几百年开始的纸币试验，以及中国在全球金本位大势之下对白银的固守，探讨中西大分流和中国银本位对后世带来的影响。所以，这既是一部中国货币史，也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窥探。

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学者马德斌认为：“《白银帝国》抓住白银在中国作为货币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现象，生动地勾画出中国千年经济史的演变路径，内容不仅涉及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更深入国家政治、财政、金融制度等领域，也对中西大分流这样的重大议题有精彩的讨论。此书面向大众，将小说、戏剧里隐含的信息与严肃的学术著作巧妙融合，给读者呈现出了一幅丰富形象的传统中国经济史图景。”

“徐瑾女士视野独特，文笔了得，以白银斑驳游离之脉络梳理了中国货币史，纲举目张，甚为聪明。检点千年以来从金属货币到朝廷，再到体制的权威与利益变迁，可以从 中体验人性与观念的冲突。好的逻辑，才会有好的故事。”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如是说。

千年中国货币史，彰显的不仅是白银的循环和社会的更替，更是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响，是人性的投射。每一个关注中国经济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人，都能从中获得启发。

《白银帝国》
徐瑾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艺术，须与蛮荒生活接壤

□ 蟠龙海

从地理特征来说，黄土高坡堪称最具中国特色的区域，而独特的地形地貌又孕育了乡土气息十足的“在地人文”：剪纸、腰鼓、窑洞、面食，还有那崇尚自由，浑身都是蛮荒之力的民歌——信天游。信天游与陕北人是血脉相承，密不可分的，并且，它那种不拘泥于形式的粗犷做派完全称得上“信口就来”。

《信天而游》一书的作者廖哲琳是一个台湾女孩，只身前往陕北黄土高原的农村写生画画，她住在老家乡，并受到当地村民的热情接待。窑洞是她的画室，沟壑纵横的黄土是她的画布，村民是她的模特儿，近两百幅画作，原汁原味地传递出黄土高原上的感动，更是她向生活交换的礼物和盛大回馈。所以，这三年以来，她开启了一条从零开始的绘画创作之路，也开启了另一条体验生命、感悟生活的心灵之路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廖哲琳文字中的那股劲

儿，如黄土高原上的“憨傻粗野、生猛劲劲”的婆姨一样犀利泼辣，不煽情，不弄虚，有股子蓬勃的野气。寥寥数语，便可见她的豪放，她用她的笔不仅真实再现了这三年来她的创作经历，更描摹出了生活在她周围的土地、生灵、植物、百姓的百般生态，一个贫穷但不低卑的陕北跃然于纸上和画上。艺术不就是用来还原生活的吗？如果说信天游是人与自然的一套对话渠道，那么，在《信天而游》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绘画也成了人与人之间突破时空的圈限、加强勾连的工具。作者不仅用手中的笔，画下了眼前的沟沟壑壑，还带动起了接待她的老蒋拿起了画笔，稚嫩粗浅地表达一个庄稼老汉眼里的黄土高原。廖哲琳不仅和当地的村民成了要好的朋友，而且，也在过去和现状、台湾和大陆之间架起了对话的桥梁。比如，她在文字中描述时，老蒋是村里唯一姓蒋的，在这个红色革命老区，这个姓有点敏感，可是她来到这里，村

万物的奥义，从不轻易吐露

□ 林頔

剖析达·芬奇创作理念，寻摸15世纪科学和艺术的脉动。美国作家托比·莱斯特带领读者踏上一趟有趣明晰的奇异之旅。他在序言里说，《达·芬奇幽灵》其实包含两个故事：一个是个人的，属于达·芬奇，他将尽其所能再现名画的诞生过程；另一个是集体的，探讨维特鲁威人这个概念的由来及其缓慢发展，直到它与达·芬奇相遇后碰撞的火花，如何照亮文艺复兴的一方天空。

达·芬奇的著名手稿包罗万象，真实地记录了他对人类艺术和科学世界毕生的探索。这是研究者们取之不竭的宝库。这也是莱斯特撰写材料的核心内容。结合精选的图像，回顾达·芬奇的生平，“艺术工程师”实至名归。达·芬奇有一条著名理论，即“任何人类的研究，如果不通过数学的展示，都不能称之为科学”。数学是一种珍贵的研究工具，它能敲打和调节整个宇宙的和谐与深层需要。

《维特鲁威人》就是达·芬奇将数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，并且呈现了他所认为的“人体就是宇宙，人是宇宙的缩影”的哲学思想。没有人比达·芬奇更了解人体的精妙结构。他是

宣称人体的结构比例完全符合黄金分割率的第一人。

作品之所以命名为《维特鲁威人》，主要原因在于附注的文字说明，达·芬奇的人体比例研究源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著作。达·芬奇在《维特鲁威人》中所展示的，既是艺术观念的革新和自然科技的萌动，更体现了一种无限和开放的宇宙观。艺术面向人自身，从人的自由、意志和行为方面寻求突破，以创造伟岸光明的尊严。人是宇宙的缩影，人是万物的奥义。一切含义和可能，皆蕴于达·芬奇这般自觉的追索。

《达·芬奇幽灵》
[美] 托比·莱斯特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速读

成龙：还没长大就老了

□ 方欣 整理

一番激烈打斗，发现目标就在一楼大堂，而当时他身在几层楼高的地方，为了防止嫌犯跑掉，决定直接跳到一楼追捕目标。

这个特技动作需要我从高空跳出，抓住大堂中间挂满圣诞彩灯的立柱滑向地面，穿过一道玻璃结构的隔离物，落在购物中心的大理石地板上。这次的起跳高度大约30米。这个画面很多人都看过，但你们不了解当时情况有多恐怖。

漏电了怎么办？

首先，我们必须要在晚上商场打烊之后才能进行拍摄，晚上的时间本来就有限，我当时又在同时拍摄另一部戏，洪金宝导演的《龙的心》，第二天早班还要赶去那边。当天晚上拍完之后，第二天布景就要拆掉，并且在商场开门营业之前清理干净现场。这意味着我不仅没有再试一次的机会，连NG的机会也没有。要拍，就要一次成功。

我们的准备工作就花费了大量时间，要先把人家商场里的大吊灯拆下来，换成吊着的三根铁柱，然后要在上面拉钢丝，每一根钢丝都不能烧死，只能用AA胶粘住，否则实拍的时候不可能拉断它们滑下来。粘好钢丝之后要挂糖胶玻璃碎渣、彩灯、电线，最后挂爆破装置。铁柱的下面要再铺600磅(1磅=0.4536千克)的糖胶玻璃，再下面是一个小木屋，里面大概装了一万颗糖果，我从上面跳下来，就靠它接住我。在他们准备的过程中，我在旁边等着睡着了。

在刚拉了两三层钢丝的时候，他们叫醒我，在不太高的位置先试了一次，我跳下来发现钢丝刚断了两根就不断了，我的手原本是要紧握住中间的铁柱，但钢丝不断，手自然就握不住，整个人只好松手掉在地上。就在这个过

程中，外面的天已经快要亮了，为了防止光透进来，剧组先是在玻璃屋顶上面喷了黑漆，结果忽然下雨了，没干的黑漆被雨水冲掉，剧组又马上找来黑布铺上。这根铁柱的主道具还没准备好，同时又不不断有新的问题传来。

灯光组过来跟我说，大哥，用剧组的干电池没办法把整个道具上面的彩灯点亮，我们只能用大厦的普通电源。我说那如果漏电了怎么办？我会被电死的。他们说，我们会有人在插座旁边看着，一旦出现漏电我们就把插座拔掉，把电关掉。道具过来跟我说，大哥，这些钢丝我们必须粘得结实一些，不然会更危险，所以你跳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用力往下拽钢丝，这样才能顺利滑下来。好几部机器的摄影机还在现场Stand了很久，尤其在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个，他已经抱着机器等了两个小时，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，有汗滴下来，还被下面的工作人员抱怨，说上面怎么在滴水？！

当时我已经连续很多个早晚班拍戏，觉都不够睡，耳边不断传来这样的信息，这些问题都有隐患，都还没有解决，但都需要我作决定，时间慢慢来不及了，现场几百个人在等，我整个人已经从混乱变得蒙掉了。

这部戏还有一个创举，或许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纪录，为了确保这个动作能够以不同速度和景别被记录下来，现场有15部机器同时拍摄。这就意味着现场会有15个摄影师，二三十个摄影助理，这在今天依然是非常奢侈的。其中有的是高速摄影，也就是说我只要浪费一点时间，不及时跳下去，底片就会用完。按照剧情，我起跳的地方并不是一个平台，它只是很普通的楼梯扶手，不仅是圆的，而且是滑的，人只要一站上去，就要立刻跳下来，没有犹豫的时间。这个起跳点离下落的地方还有8尺远，相当于我要在一个6层楼高的点上做立定跳远，跳出去8尺，再从一个混合着钢丝、彩灯、糖胶

玻璃、爆破装置的铁杆滑下去。而且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

死就死吧

我望着下面几百个工作人员和临时演员，我的两位女主角张曼玉和林青霞，他们都在下面看着我，我跟自己说，你可以的！

一个成家班的人上来说，大哥，准备好了。我跟他说，一会儿只要我在上面一晃头，这就是暗号，你们就开机。

我终于站在了扶手上面，下意识地晃了一下肩膀，就听到下面十几部机器同时启动的声音！我想说其实我刚刚不是在晃头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能想象现场有几百号人，但那一刻却可以鸦雀无声，全场只听到机器吱吱吱转动转动的声音。我心里想，“死就死吧”，然后大喊一声就跳了出去，嘴里喊的是——“死吧！”

我腾空而起。用双脚夹住铁柱，滑落的过程中灯泡闪烁爆裂，玻璃与火花一起飞溅。我先是感觉自己的手很烫，然后很痛，然后就已经麻了。整个过程伴随着我“啊！”的叫声，接着撞到600磅的糖胶玻璃，把它撞得粉碎，再摔到糖果小屋上。成功了。

这个镜头还没有结束。我要用一镜到底来表现这个情节。从上面跳下来，紧接着抓到歹徒就打。落地之后，我马上起身，抓住成家班的一个武行就开始打，咚咚咚，咚咚咚，直打到那个人说，大哥，你不要再打了，我快要死了。我一松手，那个人就倒下了。我才发现自己当时已经失去理智，好像疯掉了一样。我这时候才转身对着大家，用力地嘶吼：“啊！！！”

我很不开心

1980年，我第一次去好莱坞发展，拍摄的作品《杀手壕》票房失败。1985年，嘉禾已经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，他们再度建议我到美国试试。这一次，他们希望顺应市场需求，把我打造成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那样的“硬汉”。

我心里却很反感这样的安排。我不觉得自己适合那种冷冷的杀手形象，也不喜欢那样的角色。在电影里做出一副“硬汉”的样子没问题，但那得是出于自卫或保护朋友。可是那时候事情由不得我，我在公司的安排下接演了《威龙猛探》。在这里面我跟美国演员丹尼·埃利洛饰演一对纽约的刑警拍档，奉命前往香港追捕一名国际贩毒头子，毒枭为了脱身，劫持了昔日的贩毒伙伴的女儿为人质跟警方对抗。这个剧本里涵盖了过去好莱坞动作片的很多套路，脏话、裸露、暴力动作，我并不认同那个导演的电影风格和拍摄方式，这次合作也不愉快。最终，这部电影再度失败。

我很不开心。

玻璃故事

回到香港，我马上找到搭档邓景生，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拍摄一部关于警察的电影，也是要拍给那部美国片的导演看。在动作方面我已经有了想法，我希望这部电影里我的动作跟大量的玻璃结合起来，后来我的想法在电影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，而那部片也被我的特技同行们称作“玻璃故事”。在这部电影里有很多非常危险的特技镜头。其中有一段讲的是我饰演的警察陈家驹，在某个购物大楼里面经历